

基于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辨析

邹霞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知识产权学院, 重庆市 400054)

摘要: 基于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历史的梳理,从方法论维度论证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内在矛盾本性。在溯源意识形态本初方法论的基础上,剖析马克思意识形态和列宁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发展进程,进而阐释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辩证的当代方法论,这即是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坚持的基本立场与正确态度。

关键词: 意识形态;辩证否定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法论;内涵辨析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0)06-0077-04

“意识形态”是20世纪国内外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的概念之一。英国当代著名理论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经归纳概括了6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定义,其相互间的矛盾和歧异是显而易见的。要澄清意识形态概念的精确含义绝非易事。也许,不过多地纠缠于概念的辩驳,努力深入到概念背后的产生机制是更现实的研究思路。本文遵循这一思路,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探讨意识形态概念是如何产生差异的,从而确立人类对意识形态的内涵应有的科学态度。

一、意识形态的本初方法论意义

在政治领域,同一个词汇由不同主体来使用,但深究其意义却大相径庭。区分一个概念及其对该概念的各种见解,是进行概念分析的基本方法。按照现代释义学观点,剔除该概念的各种见解后,概念的本真意义才得以回归和澄明。在“前见”之中,意识形态只能还原为社会意识,具有人的存在论意义,因为人类一诞生就在社会及其社会意识中存在。如此一来,考查意识形态产生机制似乎就不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内涵只有在其历史见解中理解,这种理解本身是不可能超然中立的,故本文的意识形态概念只能在唯物史观视野框架中解读。

就目前几种权威辞典记载,“意识形态”是由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

stutte Tracy)首创。这个法语文字由“idéo-”和“-logie”构成。法语“idéo-”源自希腊文“idea”,本意是“观念思想;概念;构思;主意念头;看法见解;幻想”等。“-logie”这个后缀源自希腊文“logos”(话语,思想,理性,原则),表示“学说”、“理论”和“学科”。作为一个彻底的感觉主义者,特拉西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准确的观念的基础,人们的一切观念都应该能够还原为直接的感觉。“Idéo logie”的唯一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观念还原。宗教意识和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应当被拒绝的谬误,就是因为这类观念不能还原为直接的感觉。通过这样的还原,特拉西试图建立一种以数学的精确性为榜样的语言。所以“Idéo logie”在特拉西那里不仅是哲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把宗教和形而上学当作谬误排除在外并非偶然。早在人类主体性意识尚未觉醒之前,虽然人类意识已经开始展开了对认识中存在“意见之路”和“真理之路”的辨析,然信奉特定社会意识的人们对之总是深信不疑,这种现象在中世纪达到极致。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培根首先发现了人类意识观念中存在“扰人心神的假象”,他用“四假相说”说明了虚假意识存在的根源是不良的思维习惯引起的使感觉受蒙蔽。假相存在意味着人类意识中必有错误的观念或成见。笛卡尔试图通过“普遍怀疑方法”为意识“去蔽”以形成“清楚明白”的知识的做法影响了整个近代哲学家。特拉西深受其

影响,他为了表述“关于使思想变得科学”的学问(doctrine of ideas)而创造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的代名词,而是一个“科学意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命题。

特拉西认为人类对意识形态应该持一种新的态度和立场,即把意识形态看成是认识的方法论基础,他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它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1]这种立场被海德姆称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含义”。相对于“论战性”的“特殊含义”,“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提出了过去常被掩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首次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即:之所以会产生‘谬误意识’这种事情的问题,也就是完全被歪曲了理智的问题,这种理智本身又歪曲了进入范围的一切东西。正是意识到我们总体世界观不同于细节,它可能被歪曲,才使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通过回溯意识形态的原初意义表明,与其把意识形态看成“关于正确意识的意识”的认识论,不如将其视之为“对意识进行正确意识”的方法论。广义地讲,意识形态可以表示任何一种注重实践的理论,在理论上,它强调“理论批判”——在谬误的清除过程中确立科学意识;在现实性上,则要求“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要求“破中有立”,即对先前意识进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处理。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方法论意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的方法论意义获得了丰富的体现。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的内涵由认识论基础转向了历史社会学基础,由此他从意识形态方法论意义上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使意识形态从一种笼统的科学信仰转为一种具体的概念分析。

马克思在进一步对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质询的过程中发现,那些所谓的“科学”的意识形态都不过是一些虚假的“梦呓”,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它们都是按唯心史观原则构建的。“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即“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2]¹⁵其二,它们总是将个别或具体的利益普遍

化,从而将个别的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混淆起来。“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⁵⁴其实“‘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¹⁰³。其三,它们维护着某种已然过时的社会制度,其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和需要相对立。马克思认为,公共利益是以国家的姿态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必然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因而对每个特殊利益来说是“异己的”,这种异化必然会发展为一种除统治阶级外的“不堪忍受的”力量^[4]⁸⁶。

从表面上看,正如许多论者所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其实不然,从方法论意义看,它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彻底否定,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次根本性反思。正是在对唯心史观的彻底清算(对先前意识形态否定的理解)中,马克思得出意识形态的中性内涵:统治阶级总是“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此,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2]⁵²。但是深谙辩证法的马克思对先前意识形态的否定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我们从马克思定义的意识形态中包含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阶级的统治思想”两种类型就可窥见一斑。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唯心史观的批判,确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论断,这是把意识形态纳入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所必备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虚假观念,它缘起于颠倒的现实世界,这种对颠倒的再颠倒真实地反映出了社会的真实面孔。“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⁷²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仅是来自于某个特定社会阶段中某些思想观念的具体内容,它没有否定存在能够真实反映客观存在这一事实,

继而完成了肯定性的理解意识形态。它既不像某些论者所称的“其思想史上前后断裂”，也不像某些论者所理解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所反映的关系，马克思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了“贬义”和“中性”的“意识形态”，造成“破”和“立”两种方法的“在场”与“不在场”的性质差异。所以，我们要根据所运用的特定语境来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内涵。马克思并没有对意识形态的“破”和“立”作刻板的割裂，而是将它们放置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来理解，“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5]38}。

三、列宁意识形态概念的方法论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idéologie”在流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用法和理解。列宁辩证地解读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在涵义，进一步否定其贬义色彩，从而把意识形态的内涵置于政治学基础之上。

基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列宁开始探讨科学意识形态形成的可能条件。他指出：“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6]311}，但“（意识）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所以“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6]221} 在他 1908 年写出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使用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6]96}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列宁相信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随着“社会存在进化”不断发展而发展必然是科学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7]348}，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也就意味着其意识形态已经从“阶级统治的思想”提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了“制度化思想体系”，同样也成为了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石，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基本构成元素，其作为系统发挥社会凝聚力并使人们认同现存的社会

制度的功能。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会在政治上遭到破产；科学的意识形态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列宁指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着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定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7]274} 在他看来，坚持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必须坚持对先前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推进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阶级统治思想”上升到“统治阶级思想”，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文明进化的表现。正是沿着马克思到列宁对意识形态中性处理过程中，事实上承认各阶级都可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自然就实现了“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结合，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交互作用。

四、意识形态概念的当代方法论启示

从特拉西开启的意识形态批判基调，经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的经典运用，到列宁的意识形态批判原则的确立，意识形态的方法论意义定格为“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要求我们在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时：

（一）必须坚持发展的眼光

与“哲学”概念一样，常用的静态的本质定义的方法并不适合“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进化”，为意识形态的永不定型提供了不竭动力。从意识形态发展之内在逻辑看，其概念的存在依据就在于体现着对人类意识“祛蔽”的不懈努力。意识形态的内涵永远处于流变当中，对其进行精确定义的任何努力，就犹如在特定的点上让一条河流“停滞”一样，都是徒劳的。所以，我们唯有从方法论意义上去把握意识形态批判的内核。人类的意识落后于时代的变迁，要在纷繁多变的今天克服“意识形态”的僵化凝固，或许唯有对其不断批判。

（二）必须坚持辩证否定观

辩证否定观的核心是“扬弃”，即“扬”和“弃”的统一：扬之为“立”或“重构”，弃之为“破”或“解构”。但凡从人类思想的演进或个体思想的推进来看，“扬”和“弃”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时代阶段。对意识

形态的“扬”和“弃”的过程都将转换为显性的“在场”与隐形的“不在场”，因此任何妄想分裂这两个方面的尝试都将是片面的。在思想史上，有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基础和视角对意识形态研究做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是他们未能把握其矛盾本性及其方法论意义，或是立足于单纯否定或解构立场展开研究，如传统理论的“虚假意识论”、弗洛伊德的“纯粹的幻想论”、福柯的“知识超越论”、德里达的“解构抹平论”等等；或是立足于纯粹的肯定或重构立场展开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不可或缺的模式”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社会存在论”等。曼海姆提出的解构(没落解决的思想)和重构(新兴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观点，都不能很好地将“扬”和“弃”这两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一句话，意识形态内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对立和歧义的解释从反面论证了意识形态概念的矛盾性和流转性。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²⁷⁰物质生产条件变更了，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也将发生改变，反映这些社会条件和利益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改变。意识形态必将与时代的变迁同步，在反映社会存在的

“本然”和“应然”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否则，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必将转变为虚假意识。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到列宁对意识形态中性化处理(逻辑前提是自己建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是虚假意识形态)完成，既可以看到导师们对意识形态的辩证态度，也可体味他们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具体操作上的应变思维^[8]。在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体系”笼罩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要强调顺势应变。作为“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真正成为科学意识形态(实际反映社会存在变化)，才可能真正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并推广时代正义^[9]。

参考文献：

- [1] 宋惠昌. 意识形态:政治无意识[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2(4):10-1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斯大林选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张才国.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批判[J]. 探索, 2007(4):128-132.
- [9] 赵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生成[J]. 探索, 2006(2):150-154.

责任编辑 刘荣军

Ideological Awareness Interpretation

ZOU Xia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of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concept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ir internal contradiction in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And it further holds that ideology varies in theory. It is applicable in reality. The current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concepts is also suggested so as to emphasize that it is therefore the right way and attitude to construct a socialist ideology.

Key words: ideology; dialectical negation; socialist ideology